

一個杭州人的美國求醫經歷(2)

其他檢查不能夠做到的。但是害處也很明顯,它事先要往靜脈注射一種糖代謝物用來標記腫瘤細胞,這種物質有輻射,對人體有危害。

我的觀點,用PET-CT做每年一次的常規體檢項目,那是找死的節奏。但是如果你MRI,或者其他常規檢查已經懷疑你有腫瘤了,那該做還是做吧,畢竟PET-CT檢查癌症的準確率高於其他。這點輻射可以忽略不計了。

美國醫院PET-CT費用是每次7000美金,做的流程和中國一樣(好吧,機器都是一家公司生產的)。

八、宣判

在等待結果的時候,接到馬丁叔叔助手的電話,說醫生開了兩個藥,詢問我們附近的藥店是什麼?

原來美國的Walgreen, CVS既是藥店又是連鎖超市,遍布城鄉各地。醫生會把你的藥開給你指定的超市,然後你就去櫃檯報名字、核對身份後付錢取藥。藥店的藥劑師也會和你交代一下禁忌。

兩種藥,總共5塊多美金。和診費比起來,簡直可以忽略不計,難怪美國醫生都不愛開藥,醫院甚至不設藥房,靠賣藥,他們早餓死啦。

終於等到判決的日子,我們又來到了馬丁叔叔的診室,他滿面笑容地說:“你是百分之三概率的單發漿細胞瘤,只有在頸椎位置有病竈,這次只要放療就可以解決啦。”

萬歲!

“不過,之前我們談過,骨髓瘤復發率非常高,你必須定期接受檢查。”馬丁叔叔眨眨眼睛。“我幫你們找到了一個當地醫生,你們可以去他那裡檢查,定期將報告email給我,如果有問題,隨時來吧。”

他遞過一張寫着郵箱和名字的字條,我們一看是浙一醫院的血液科醫生,頓時放下心來。

九、放療

又回到了DR.Gottschalk的那裡。老公即將接受的是調強放射療法(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)。

它使用CT和MRI來創建腫瘤和周圍組織的三維圖像,根據這些圖像,控制輻射束的方向、形狀和強度,保證高劑量的輻射傳遞到腫瘤,

同時將健康組織的潛在損害減到最低。

UCSF醫療中心從1997年開始進行調強放射治療,它有兩種類型的調強放療:直線放療,最多可以有25個固定波束。串行斷層放療-這種放療機器是可以繞着病人旋轉,從多個角度進行放療。調強放療可以醫治腦瘤、乳腺癌、婦科腫瘤、頭頸部腫瘤、肺癌和前列腺癌。國內哪些醫院有,我不確定。

放療前準備,老公躺在放療台上,取各處定位數據,專門為他製作一個覆蓋頭、頸部到肩的綠色硬塑料罩子。以後每次去,只要蓋上這個罩子,保證不會移動,確保放療位置的準確性。

老公的放療總共20次,每天一次,一周5天,周末休息。

第一次放療,進去不到十五分鐘就出來了,我大吃一驚,以為出啥意外了。醫生說,已經做完了。其實每次真正照射的時間不過2、3分鐘,躺倒,戴罩子時間更多。

於是,我們花費更多的時間,來回硅谷和舊金山,每天上下班似的,花2、3小時,去醫院做只有幾分鐘的放療,熟悉了灣區各種交通工具,看盡了caltrain沿線各種風景。

20天里,會有醫生來見你,問你“感覺好嗎?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嗎?”老公的回答一概是“很好”。

事實上,除了到第十次左右,他覺得喉嚨有點癢,脖子上一塊皮膚黑了點以外,沒啥感覺。一度我甚至懷疑,真的每天去躺幾分鐘,頸椎腫瘤就治好啦?

十、康復

20次放療結束,費用約是5萬美金。羅伯特幫我們預約了一個月後的MRI檢查,到那時候,才是真正檢驗放療效果的時候。

光陰如梭,8月底,我們又一次回到了UCSF,又一次回到了DR.Chou的診室。好吧,一切從他開始,到他結束。美國是主診醫生負責制,第一個接診醫生負責全責,由他來判定治療效果。

DR.Chou翻出兩張MRI片子,一張是剛剛做的,一張是3個月前中國做的,他指着相應的

費用,但一次國際轉診一般需要2000美元。到美國看病,醫生必須提前預約,不會像國內這樣當天掛號當天看。一旦預約就要守時,因為美國人很看重信用,一旦爽約,不管什麼理由醫生都不會再信任你了。

實際上,即使有醫療保險,美國老百姓還是覺得看病很貴,所以奧巴馬一個勁要搞醫療改革。美國的預約掛號費根據診所級別而定,平均二三十美元。一般醫生的門診,也就是家庭醫生,一次問診收費75到100美元,專科醫生是200到300美元。手術費很貴,普通的闌尾手術費5000到1.5萬美元,孩子在8000到2萬美元之間,費用幅度由醫院自己制定。美國人平時重視保護牙齒,因為看牙醫很貴,簡單的整形(箍牙)就要支付約8000美元。

另外檢查費根據器材不同在800到5000美元不等,而且每次使用器材還要繳納人工服務費。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一般都不願批准檢查費,醫生有時也不願送海外病人去接受貴重儀器的檢驗。所以最有效又實用的方法是:在美國由專科醫生診斷,之後回到中國進行檢查(中國醫療設備更新之快,連美國醫生都佩服),最後到美國進行精細的手術。

面對平均高於國內10倍的醫療費用,不少人還選擇到美國去看病,高效快捷的就醫過程是重要原因。病房里的設施相當國內4星酒店,護工打掃得很乾淨,而且飲料和小食物都免費無限供應——和國內大醫院的環境完全沒的比。美國醫生一般都有醫療事故的法律保險,病人也有起訴醫院和醫生的機制,所以醫生必須盡職盡責。中國財富階層的患者正慢慢湧向美國,就像當初中國孕婦佔香港生小孩一樣,終將在一個群體形成潮流。

在美看病難華人長者嘆“不如歸去”

在全球化時代里,為了追求健康、續命延年,中國有錢人飛來美國治療重症,也有北美人千里迢迢到中國求診,其中有人是負擔不起在美的高昂醫療費,有的則專為治療疑難雜症、懷抱希望而去。中國大陸的醫療量體最大,城鄉醫療差異也最大,中國的進展,格外受到注目。本系列首先介紹在美國就醫的困難以及到中國看病已逐漸形成風潮。

【第1難】語言障胸悶英文怎么講?

華人在美國看病有三難。

第一:語言有困難。

第二:醫療體系太複雜。

第三:醫療費用貴到讓人抽筋。

這三項又以第三項最難,基本上如果你有錢,第一第二項都不是問題。

以第一項為例,華人的心臟科醫生陳述胸悶,醫生問是像大象壓在胸口嗎?是喘不過氣嗎?是無法呼吸?是心跳太快?華人說,都不是,就是胸口悶得發慌,醫生更糊塗了。光是問這幾句話的時間,台灣的醫生已看完好幾個病人,也開完好幾個處方了。

位置示意我們:“腫瘤明顯萎縮,說明放療效果非常好,這個過程還會持續,直到腫瘤細胞完全失去活性,形成一個痼似的存在。”

“腫瘤侵蝕頸椎骨頭,所以頸椎的第二、三、四節有空洞,所幸人的骨骼有自愈功能,大概兩年時間可以復原。在這期間,你需要服用鈣片,減少衝撞類的運動,比如橄欖球、滑雪之類。”

“請問哪種鈣片好?”“鈣片是很普遍的營養劑啦,只要注意你補充的量是每天800mg,里面一定要含維生素D,牌子無所謂,可以直接去藥店買,質量差不多。”

關照完這些,DR.Chou又拿出了DR.Martin的醫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診費特別貴,(我們的三個主診醫生見一面都是500美金)醫生見你還是很謹慎的。那種預約檢查、拿報告之類都不需要見的,電話、郵件、去其它醫生那里都可以一併辦理。

馬丁叔叔的醫囑,看得我們一愣。他不僅給中國醫生寫了一封詳細介紹病症和治療情況的信,還列了一張表,通知我們每三個月、每半年、每兩年、每五年要做的各項檢查,簡潔明瞭。

信的最後,他留了郵箱和電話,表示:“任何問題,隨時可以找我。我也會繼續跟踪病人的情況進展。”這樣的服務,這樣的關懷,終於明白和諧的醫患關係從何而來。

讓我們感動的不止這些。

三個月來,我們和羅伯特已經像親人朋友一般。在中國醫院,找再好的關係,也無法做到像羅伯特一樣。去一個新的科室、見一個新的醫生,他都陪同;所有的檢查,他都事先聯繫預約,保證你到了不用等待;所有的費用,他幫你匯總,你可以先看病

至於醫療體系,光是想向醫生辦公室約個門診,在打電話時就會被接二連三的問題打敗。有保險嗎?是哪一家保險?是政府保險還是私人保險?是PPO還是HMO?有轉診單嗎?最後可能還得要你的保險號碼。

去向保險公司確定要看的症狀是否在保單範圍之內。不幸遭逢大病,光是處理來自醫院、醫生、檢驗室、醫技人員、藥房各自為政如雪片般送來的帳單,就讓人覺得又要病一場。醫療費用也是一大負擔。加州舊金山附近,家庭醫生的門診80至120美元,專科醫生200至500美元,救護車送急診室沒有複雜的檢驗,值班醫生來問個好,6000至8000美元。沒有醫療保險,又薄有房產儲蓄等資產的中產階級,一場醫療意外,就可能抹去畢生辛苦積蓄。Obamacare2014年正式上路之後,不買健康保險的將受重罰。

由於屆時健康保險公司不得拒保任何帶病投保的病人,必須承擔健康檢查所有相關費用,必須承擔生育險,將大幅降低保險公司豐厚的利潤,為求自保,保險公司這兩年拼命調高保費,保費一年數漲,最近一次漲幅高達20%以上。投保人都面臨高保費、高自付額的困境。將這幾年陷於經濟泥沼的美國人,壓得更透不過氣。

記者將舉幾個華人在美有關因為生、老、病與醫生醫院打交道的例子,說明在美國看病的難處。

張女士20多年前在美國生她的頭胎時,約半夜陣痛被送進醫院產房,孩子很順利于凌晨5時出生,約早上8時多,護士笑容可掬拿一杯冰的橘子水給她喝,雖然家中的長輩一再叮嚀在月子中絕不可碰生冷食物,但因為不好意思拒絕,只好硬著頭皮喝下。早上9時多,護士又善意地問想上廁所嗎?能自己去嗎?張女士凡事不求人,雖然麻藥漸退,傷口疼痛,還是奮力自己撐到廁所。沒想到上完廁所回來,護士竟跟她說,你既然可以自行上廁所,你就可以出院了,保險公司不會付你多住一夜的錢。與醫生力爭也無效,最後她自己掏腰包,付了幾千塊錢,在醫院多住了兩晚。

【第2難】體系雜做檢查城城西跑!

每一個父母親最揪心的就是孩子有病痛,尤其是孩子發燒不退,恨不得馬上抱去給醫生看。但美國醫生好像都很淡定,當父母語無倫次的想約醫生時,如果不是有點嚴重,是約不到醫生的。想打退燒針?沒聽過這種東西。約吃消炎藥?沒事吃什麼消炎藥。慢慢磨出經驗的父母就知道小孩生病多觀察,看他胃口好不好,排泄正不正常,記錄下來,告訴醫生,可以幫助醫生判斷病情。

見不到醫生時,保險公司或醫生辦公室都有護士專線。

在美國生病或健康檢查,最懷念台灣醫療的一條龍作業。在美國,通常是醫生、醫院、檢驗室、放射科、藥房都天各一方,覺得自己真的非不得已要去看醫生,約了十天半月之後,終於見到醫生了,醫生開單子讓你去驗血、驗

最後交費。到我們準備回國時,羅伯特拷貝好所有的檢查報告、治療記錄、醫生醫囑、用藥報告,供我們留檔。最意外的是,羅伯特的所有服務都是免費的,他是UCSF醫療中心國際部的雇員,這是醫院為國際患者提供的額外服務。

整個美國看病歷時3個月,沒有住過一天院,沒有掛過一瓶水,甚至藥也只吃了幾顆,幾乎沒有感受過任何痛苦。花費是7萬多美金,約人民幣45萬。

十一、後續

整整兩年過去了,我們回到了中國,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軌道上。按照馬丁叔叔的囑咐,按部就班地在浙一醫院定期檢查,目前一切都好,老公也完全正常。

美國看病的經歷是我和老公人生中寶貴的經歷。回想起來,常常覺得恍惚,曾經準備接受生死考驗,曾經準備經歷未來長久的苦痛,在美國之旅中,一點痛苦掙扎都沒有就解決了。這是我當時每天祈禱,都不敢去要求的結果。

當然,不可能寄望每個疑難病症的病人都能去美國治療。但是瞭解別人的治療方法,學習別人跨科室的診治過程,體會別人和諧醫患關係的由來理由,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幫助的。

我把自己的經驗和大家分享,如果能給需要的人一點點啓示,一點點幫助,我就無比滿足!



有關文章鏈接

去美國看病

在國內看病,不僅要輾轉周折掛個名醫號,還要送上不菲的紅包,付出精力卻未必換來有效的治療。而去美國受到應有的病人待遇,總開支也未必會高過國內,何樂而不為?

中國政府即使出台各種政策解決看病難的問題,但一旦進入體制內的治療程序,生病還是成了奢侈的事。2009年以來Ivan一直受眼疾困擾,幸運的是,母親曾與醫療機構聯繫密切,加上家族有眼疾遺傳病史,所以對國內眼科醫院和專家瞭如指掌。Ivan求助母親的各種關係,聯繫到北京同仁醫院的一位主任級醫生。Ivan滿懷希望地坐進診室,醫生幾句話結束了問診,開單子叫他進行各種檢查。當Ivan拿着一沓子檢查結果給醫生,醫生卻沒有給出準確的醫療診斷,只說要做手術。

Ivan感覺結果來得過于草率,又託人找到青島著名的眼科醫院和國內最知名的老專家,這次得到了比較多的問診時間,還有較為可靠的診斷結論。從美國回來的朋友提議他乾脆到美國看病,但需要大量時間,如果手術可以解決,他還是願意在北京完成。Ivan繼續找到同仁醫院,換了一位更有名的醫生。這位醫生相對負責,但每天面對數百名患者,基本已經喪失了耐心和同情心。醫生對Ivan的眼疾很不看好,認為有失明的危險,手術結果可能很極端。保住視力是Ivan的底線,他決定去美國試試運氣。

Ivan提前聯繫了波士頓一所大學的醫院,醫院里病人很少,他被安排到專門接待海外病患的部門,院方免費提供一位翻譯給他。海外醫療部里有大量中東富商,他們是美國最主流的海外患者。Ivan的英文水平可以交流,醫生的助手剛好是中國人,省下很多口舌。美國醫生被規定每天患者不能超過幾個人,對每個病人的問診時間要多于1小時,充足的交流讓醫生在細節處尋找病源。醫生看過所有資料,建議Ivan再做一些深入檢查,並建議檢查可以回國做,但手術最好在美國做,因為美國眼科醫療的精細程度遠高於國內。問診結束後Ivan結賬300美元,這讓他打定主意在美國治病,美國醫院人性化的服務和醫生的責任心最吸引人,除了路上的時間成本,到美國看病比在國內託人找關係效率更高。很多錢都花在走關係上了,治療效果全看醫生用不用心。如果沒治好,病人很難通過行政或法律程序追究醫生和醫院的責任。國內雖然不缺好醫生好器材,但缺乏好的管理模式和醫療體制,這是導致看病難的重要因素。

針對高端人群的醫療需求,國內還出現了海外看病的經紀公司,推出專業醫療經紀人的經營模式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把翻譯後的病史輸送到海外醫院的轉診部門,為病人選擇適合的醫生。在治療過程中,經紀人還幫助病人與醫生進行有效溝通,給予心理上的專業服務,直至病人康復回家。雖然經紀公司不肯透露具體

尿、照X光、照核磁共振等,拿了單子再打電話一一約,城東城西到處跑,如果住家附近的醫療機構保險不給付,得跑另外一個城,半個月以後檢查報告出來再約醫生聽判決。如果是小病,恐怕早已痊癒,如果懷疑自己有大病,這漫長的煎熬也真是夠受了。而忙了半天,還只在診斷階段,治療還沒開始呢!這樣的折騰,對年輕的美國人,都不是簡單的事,更何況是不諳英文的華人、病人、或不開車的老人。

住加州硅谷從事建築裝修業的楊先生,前年在工作時失去知覺倒地,打“911”時,無法及時報出正確地址,消防車到達時,他已倒地近五分鐘,消防隊員先對他施電擊,再打強心針。電擊了4次心臟都沒反應,高180公分、重85磅的他,每次被強力的電流彈跳離地十幾公分,第5次再無反應,就不能救了。當他被救護車送到醫院時,四肢已呈現微焦的褐色。

【第3難】費用貴沒醫保花掉一棟房!

楊先生經斷層掃描確定是心臟動脈剝離,即展開一連串的醫療救治。由於失氧過久,醫生擔心已造成腦部永久損傷,家人也都被告知可能會有四肢癱瘓或語言或認知行為受損的可能。為了降低他腦部受損機率,他全身的血液被抽出來冷卻後再打回去,混身青紫的他在冰床上躺了幾天。他能開口講話的時候,醫生都很緊張,不過還有問有答。

出院回家一個月以後,他開始陸續接到各項帳單,這些帳單讓他越看血壓越高,約略算了一下,前後大概是53萬美元,平均一天5萬多美元。他本來一直有健康保險,出事半年前,因為保費實在漲得太兇,他就把保險停了,還沒來得及復保,就遇上這個意外。“53萬,我都可以買一棟房子了。”他表示。

他認為,美國的醫療制度除了費用太高以外,對他這個曾經在鬼門關外徘徊的人來說,實在讓他非常感謝。像他,消防隊的隊員在第一時間,對急救程序的掌握,接著救護車在路上奔馳,所有車輛都停下來讓路的守法精神,以及他雖沒有保險,醫院依舊救人第一的做法,任一個環節出一點差錯,他都沒有幸存的機會,他感謝造物主對對他毫秒不怠的眷顧,出院後立刻“領洗”信了天主教。他說,如果他的狀況發生在台灣或中國,很可能就因交通堵塞死在路上,或是沒錢進醫院,死在醫院外頭,提早到天堂報到。至於龐大的醫療費用,美國政府也有體系讓他按能力慢慢償還。

“老”在美國,是一個淒涼的話題。尤其醫療越來越發達,壽命越來越長。大家都擔心,錢已花盡,人還老病纏身地活着。以前都聽說,美國子女不孝,不奉養父母,把年邁的父母送到養老院。但打聽一下,養老院也不便宜呀,照顧好一點的,每人每月近5000美元,已經痴癡或失去自理的不收,三頓還得吃晚餐。華人大都選擇請住家保姆照顧。也難怪聽到台灣養生村經營上軌道,費用合理,醫療費用低廉,又無語言障礙,許多華人長者都興起不如歸去之嘆!

在美國,生不易,老更難,病更是奢侈,看病難哩!